

似水流年

戏台上的满月

»»»»»» 星言

“杨柳带愁，桃花含恨……我只为惜惺惺怜同命，不教你陷落污泥遭蹂躏，且收拾起桃李魂自筑香坟葬落英。”这段词曲出自《红楼梦》的经典越剧片段《黛玉葬花》。此刻由我的二姨，在定海柳永广场的舞台上演绎着这段名曲。只见她身穿水绿色的戏服，婀娜婷婷，肩担着花锄，锄上挂着篮子，轻挪移步，低吟浅唱。随着剧情的走动，水袖挥舞，神情悲戚，将黛玉以花喻人、黯然神伤的心情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二姨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老家位于泥峙黄沙湾。听母亲说，年轻时的二姨非常喜爱唱越剧，听过的曲子都能随口哼唱几句。只是那个年代，家里兄弟姊妹众多，外公外婆靠种庄稼，连承担读书费用都有困难。虽然二姨没有走上专业戏曲之路，但早已在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，只待机会发芽生长。

定海是舟山小百花越剧团孕育的土壤，越剧文化氛围浓厚。1997年，二姨来到定海定居。由于忙于工作家庭，一直没有时间走上越剧表演之路，可心中的梦想始终没有放弃。

直到退休，二姨通过朋友介绍，认识了越剧表演老师，心底那份沉寂多年的热爱立即被点燃了，她终于有机会去圆年轻时的越剧梦想。

为了唱好越剧，二姨向定海流芳意韵艺术团的老师学习基本唱功。由于以前没进行正规培训，一切从零开始。她到小沙的一座文化楼练习发声开腔，反复揣摩唇音、齿音、喉音的运用，专注吐字和咬字的精准度。她每日练气沉丹田，拖长音啊，钻研一气多音等基本功，再将经典曲目逐句逐段反复打磨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揣摩戏中角色情感。正所谓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”。

流芳意韵这个民间艺术团经常承接送戏下乡的活动，通过文艺赋美，不断丰富和活跃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，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精彩演出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这个平台给了二姨站到舞台上表演的机会，磨练唱功，提高技术。

有一年夏天，我和母亲去定海，晚上听二姨说起，她刚好参加了“小岛，你好”偏远小岛送戏下乡演出的活动，所以到家比较晚。那是七月的一个夏日，由于连日无雨，在骄阳明晃晃的炙烤下，温度已飙升至历年的最高点，空气也弥漫着丝丝焦热。但炎炎夏日阻挡不住二姨的脚步，她身着厚重的戏服在舞台上全心投入表演。汗水早已浸透衣襟，又被烈日蒸干，如此反复，二姨却始终没有打退堂鼓。

其实，二姨的身体并不是很好，十多年前动过手术，像这种高温天气唱曲表演，对她的肺非常不利，医生再三叮嘱需在家静养。可当锣鼓声响起，水袖一甩，二姨整个人就精神起来。汗珠顺着她额上的皱纹蜿蜒而下，大家都劝她歇一歇，没必要这么拼。她总笑着摆手：没事的，一唱起来，啥不痛快都忘了。

艺术团不仅去乡镇小岛，同时还在定海古城区表演。那晚正是中秋，月光朗照，将定海中大街的青石板路镀上一层银辉。二姨与其他表演者身着戏服，在古街的戏台上轮番献艺。《红楼梦》的缠绵悱恻、《三河恋》的凄婉哀怨、《狸猫换太子》的跌宕起伏，借着月光与古街的衬托，更显韵味悠长。他们的表演吸引了众多百姓驻足观看。夜风吹拂，与台上的唱曲交织，为这中秋夜平添了几分诗意。

罗曼·罗兰说：艺术是一种享受，一切享受中最迷人的享受。热爱艺术的心态是年轻的，退休后的二姨终于圆了年轻时的越剧梦，她带着这份热爱，穿梭于城区剧场与海岛戏台，将戏曲之美传递给更多的观众。她追逐着属于艺术的这份快乐，就像追逐着中秋夜那轮永不褪色的圆月。每当水袖扬起，月光便在她眼波里流转；唱腔婉转处，仿佛有清辉漫过戏台。我想，对二姨来说，这份对梦想的执着，使她将每一个演戏的日子都化成了戏台上的满月。

生活滋味

月下共此时

»»»»»» 米菲

晚饭后，和女儿一同散步，一缕桂香悄然缠上衣角。不经意抬头，才发现天上的月亮已经圆得晃眼，像被精心擦拭过的银盘，明净地悬在空旷的夜空。

回到家，餐桌上摆着母亲切好的月饼。听说吃月饼也有南北之分：南方人习惯用刀叉分成小块，大家分着吃；北方人则喜欢拿在手里，一口一口实实在在地吃。女儿最爱蛋黄馅，而我独爱芝麻与海苔。母亲坐在一旁，正静静剥着石榴。

母亲的手总是闲不住，不是做这个，就是忙那个。她手极巧，能把女儿穿不下的裤子改成小巧的挎包，出门买菜时用来装手机零钱；她把矿泉水瓶盖攒起来，做成小灯笼挂饰；我和姐姐小时候的毛衣，也都是她一针一线织出来的——后来眼睛不好了，才不再做这些费眼的细活。

我提议：“中秋节到了，我们来玩带‘月’字的飞花令吧。”女儿学习成绩虽不算出色，却一直喜欢诗词，飞花令是我俩散步时常玩的游戏。她立刻兴奋地接道：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”我顺势接下：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”我们不约而同望向外婆，母亲大大方方地加入：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”女儿撒娇抗议：“外婆把我想到的抢走啦！”可很快她又想到新句：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”我想了想，接上：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”轮到母亲时，她思索良久，还是笑着认输了。

我们又战了几个回合，直到女儿耍赖想掏手机查，才笑着作罢。

走到院中，皎皎月光洒满周身。我轻声对女儿说：“你看，我们看见的月亮，李白、苏轼、王维也曾经这样凝望过。是不是很奇妙？”她点点头，忽然说：“今年中秋，姨妈一家没回来团圆。但只要抬头看到的是同一轮月亮，就好像……和他们手牵手在一起。”

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从前只觉得



“婵娟”是月亮的雅称，这个夜晚忽然明白：苏轼在密州的中秋夜里思念弟弟，却把一己之情写成了普世的祝愿——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“我想你”，而是“愿你一切平安，哪怕相隔千里”。我们早已被这一句“婵娟”温柔地连接在一起。

想起《世说新语》里那个故事：阮籍在中秋夜驾车慢行，至路尽头便痛哭而归。有人说他放诞，可我觉得，那何尝不是一种乡愁。古人的思念藏于车马慢行的时光里，而我们的思念，隐在视频通话的像素之中。

这月亮真是神奇。它照过《诗经》中的佳人，照过李白的酒杯，照过苏轼的笔墨，如今又照亮母亲的小院。它像一条温柔而坚韧的线，将两千多年的中秋串在一起，让我在这个夜晚，与无数古人共沐同一片清辉。

也许这就是中秋的意义——月会圆，人易别，但月光里的牵挂与思念，永远如初，永远明亮。

民间记忆

月饼的故事

»»»»»» 史明忠

中秋节前的一天，老婆从月饼店买来一斤刚出炉的月饼，月饼不大，但才吃了半只，就感觉有点胃满肚饱，于是就放下不吃了。唉，年纪大了，干活不行，连吃也不行了。想当年像这么点大的月饼，一口气吃下四五个都不是问题。看来不服老真的是不行了。

小时候最喜欢的美食之一就是月饼，那时候老百姓家里普遍贫穷，月饼一年也就在过中秋节时才吃上一次，而当时的食品商店只有在中秋节前后那段日子，才会供应月饼。每每走过食品商店门口，看着一只只透着油光、盖着红印的月饼，口水止不住就要流出来。

小时候，我家住在鲁家峙，渡轮码头附近有一片食品商店，那时候我们叫南货店，南货店的月饼分两种，一种是苏式月饼，一种是广式月饼，都是普陀糕饼厂生产的。同样大小的月饼，广式月饼要比苏式月饼贵一点，大多数当地居民因口味习惯都喜欢买苏式月饼，馅中有玫瑰猪油白糖、红绿丝果脯丝、桃仁酥、胡桃酥等等，油而不腻，又甜又香。苏式月饼从小到大有四个款：最小的七分钞票，一两粮票一只；往上一档是一角四分钞票、二两粮票一只；再上一档有红花碗口那么大，三角六分钞票、半斤粮票一只；最大的一档有七寸盆沿口那么大，每只要七角二分钞票、一斤粮票，一般家庭是舍不得买的。

在家里的几个兄弟中，母亲待我最好，或许是因为我做事比较勤快，不会偷懒，不会计较，因此一到中秋节，母亲分给弟弟们的都是七分钱一只的月饼，而悄悄分给我的却是一角四分一只的月饼。对于母亲的偏爱，我又是感

动，又感觉有点压力。然而我最心心念念的是想买一只三角六分的月饼来尝尝味道，但又不好意思向母亲讨要，只能另谋办法。

果然机会来了。第二年秋天，我读六年级，开学不久，学校因故停课，学生成了放山羊。有一同班同学叫顾胜国，与我同岁，父亲是水产公司的一名船长，他舅舅是水产加工厂的桶间主任。一天顾胜国悄悄对我说：明天我们一起到加工厂挑鱼卤好不好？挣点钞票，过年好买几件衣服穿穿。此话正合我意。

第二天，我与各挑一担水桶来到加工厂，在他舅舅的安排下开始挑起鱼卤。挑鱼卤其实不是很苦，是专门给水产公司待业的职工子弟安排的一个劳动机会，挣点辛苦铜钿补贴家用。鱼卤卖给内陆农村做肥料，据说很有肥力。从桶间挑到靠在街头的船上，有一两百米的路，一角一担，当天结账，开出工票，等到完工，一次性付钱。第一天，我与顾胜国都挑了30多担。就这样，两人一连挑了一个星期，直到这批鱼卤挑完，共挣到20多元钞票，上交给母亲20元，余下的都是自己的小货铜钿了。

一日秋高气爽，看看日历，中秋节也快到了，于是就带着大弟走进南货店。我指了指橱柜里面三角六分一只的月饼，对大弟说，今天我们吃大月饼怎么样？一人一只。大弟笑了。付好钞票，营业员帮我们用纸包好月饼，一人一只揣进口袋，到后泥山咀找了块僻静又背阴的石条，坐下来慢慢地吃着心心念念想了多少年的大月饼。

那天的蓝天白云真美，美得一生一世都难以忘记。